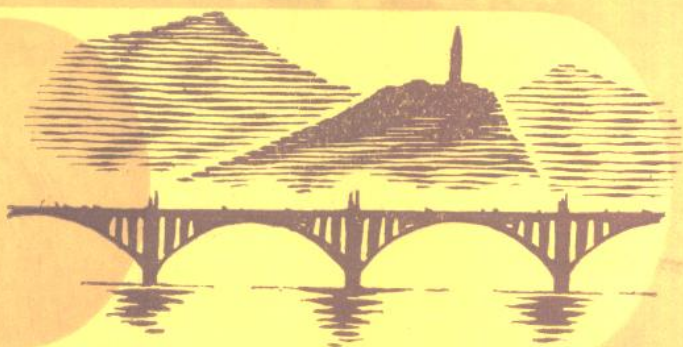




从牛津到山丹

——乔治·何克的故事

〔新西兰〕路易·艾黎 著



北京出版社

从牛津到山丹—— 乔治·何克的故事

〔新西兰〕路易·艾黎 著

段 津 高 建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Fruition
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
Rewi Alley
PRINTED AT THE CAXTON PRESS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1967

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

〔新西兰〕路易·艾黎 著

段 津 高 建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90,000 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11071·197 定价：0.66元

内 容 提 要

作者满怀深情，追记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英国青年大学生，来到抗日烽火遍地的中国后，通过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相结合，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者的故事。书中描述了那段历史时期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背景，行行句句使人心颤，发人深思，对我国当代青年很有教育意义。

作者就中译本出版给译者的信

亲爱的段津同志：

在中国几乎没有宣传过乔治·何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我为他母亲所写的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可作为关于他的一生的介绍。我想，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将能鼓舞众多的人，并能加强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

兄弟般的

路易·艾黎

1982. 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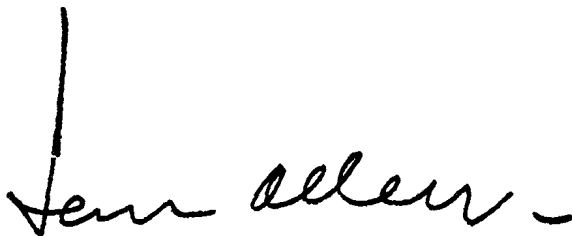
Cde Duan Jing,
Friendship Association.

Dear Comrade,

Re: George Hogg, and the book "Fruition"

There has been little ever said about the life of George Hogg in China. A rich and meaningful life indeed. The short book I wrote for his mother, however, is an introduction, and I think that if published it would inspire many, and deepen the cause of real internationalism.

yours fraternally,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reading "Sam Alle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dar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first letter "S" is large and loops down, followed by "am", then "Allen"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傲然挺立的山峰

南山高峰傲然耸立，
山下冰河闪亮晶莹，
山河守着一位青年，
他的灰烬和为着
自身信念捐躯的人们

溶合在一起。
千百年来，
多少人在这里葬身？
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旅行家，
征战沙场的戍边将卒，
还有那
气吞山河的红军战士。

黄昏日暮，
高山后面，红光普照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悄然抚慰着溪边的小墓。
晚风习习，
飘荡着少年们的歌声，

这些就是他所爱戴

并与之一起战斗的少年啊！

他们的歌声给他带来慰藉。

序 言

时间是难以用年月来衡量的。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结束前不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

在中国死去的英国青年很多、很多。他们有的是被强征入伍，在两次鸦片战争或在对太平天国进行干涉的战争中被送进坟墓的。他们穿着领子扣得紧紧的花哨军装，不是死于中暑或霍乱，就是被愤怒的人民所击毙。在中国沿海一带，为殖民主义送命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乔治·何克却属于另一类英国人。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触碰到了中国革命的火花，这一火花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点燃了荡涤一切污垢的熊熊烈火，而乔治自己也成了这场越来越旺盛的熊熊烈火的一部分。

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乔治生前熟知的人们对他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我坐在北京，翻阅着他母亲给我送来的他写的信札和文章，择其要者，撰写进本书。乔治学习了中国革命，他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是永存的，而那些声称要“对付”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浮华的称号却早已为世人忘却，他们的铜像也已销熔，用来制作儿童玩具了。

目 录

序言·····	(1)
一、我遇见乔治·何克·····	(1)
二、青少年时代·····	(8)
三、受到中国革命的教育·····	(20)
四、他来到工合·····	(37)
五、他的“国内战线”·····	(93)
六、一九四五年最后的日子·····	(157)
七、结尾·····	(167)

一、我遇见乔治·何克

一九三八年初夏的汉口，天气是炎热的。这大概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了。南京沦陷于日本皇军后，汉口一度作为陪都。那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急于想和敌人妥协，由于共产党发动的、中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抗日运动，才使妥协免于发生。在汉口的漫天尘土和酷暑中，史沫特莱^①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老作家，昂首阔步地在各种政治营垒的人们中间奔走，搜集着当天的新闻。我自己呢，正在为工业合作社运动诞生前的阵痛而奔忙着。这个运动我们称之为“工合”^②，它的目标是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游击工业战线。

一天，我在海军基督教青年会的花园餐馆里遇见了史沫特莱。她正在和一些美国记者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这家花园餐馆在那时候是一个国际性的俱乐部，是政客们和报道中国情况的新闻界高级人士聚会的场所。史沫特莱列举了种种事实，把对手们驳得哑口无言。她一看到我，情绪就变了，笑着抓住我的胳膊说：“随我来，现在算是把你抓住啦，你可别想溜掉！”

① 史沫特莱：（1893—1950）美国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曾著有《土地的女儿》、《伟大的道路》等书——译注

② 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译注

我真是想帮帮你的忙。起码你考虑问题和这些白痴不一样。”她边说边把手臂挥向那些离去的记者，“谁说中国最多只能再坚持三个月！”接着她带我上她的住处，介绍我认识她感到对工合有用的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自称是自由撰稿记者，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我正需要人手来向全世界介绍我们的运动，于是就聘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干，条件是：不支薪俸，只发生活费，而要承担的工作却是大量的。

这个英国人就是乔治·何克。他是一个漂亮和健壮的小伙子，不久前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是激进的老和平主义者穆里尔·莱斯特的侄子。当时他正为一家美国新闻社当临时记者。那个美国人戴着一副牛角架的眼镜，神情严肃，在其他美国人眼里无疑是属于古板的了。乔治·何克晚些时候曾在工合的延安办事处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失却了联系。我问乔治近期有什么打算。他说他想和别的记者一起在汉口逗留，观察事态变化。他看出国民党显然是不想为汉口而一战的。接着他又考虑和我们一起搞工合。他那样年轻幼稚，我不知道他能否在当时中国的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他说汉口撤退后，他可能北上或去内地。我告诉他我们工合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倘若他仍然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话，可以想法子到那里去向当时的工合主任卢广绵报到。那时我正忙于在全国范围内筹建工合，我把乔治有可能参加工合运动一事通知了西北工合办事处，旋即赶往别处开展活动，以后就把他置诸脑后了。

次年某月，我搭乘卡车从四川到宝鸡，好不容易来到了西北工合办事处。在办事处的庭院里，我碰见了一个穿着普通蓝棉袄的高个子青年，不禁一怔。“我来了。”他对我说道。这时我才想起来，他就是乔治·何克。原来他是从北京到内地来的。

他在五台山下一个村庄里得了伤寒，病中得到凯塞琳·霍尔的悉心照料。霍尔是新西兰教会派来的护士，她的医疗站遭日本人焚毁，逃难到此。从朋友处弄到极缺的药品，辗转送到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手中的正是这位护士。当时，白求恩大夫就在他们村的高岗上进行工作。乔治病愈后又继续赶路，在八路军里待了一些时候，然后南下到宝鸡，找到了工合办事处。办事处任命他为视察员，还给他一项附带任务，就是将所见所闻向国外进行报道。国民党对西方发表的评论是很敏感的，而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乃是工合的主要任务之一。

乔治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写的东西割切详明。那时候在西北工合总部妇女部里有一批爱国妇女。她们到这里来大都是为了去延安找八路军，因滞于封锁，结果就干起工合来了。后来，国民党企图整垮她们这伙人，抓走了十八个。这是后话。乔治发现，国统区的一切机构，凡支付薪俸的，里面无不麇集着一批寄身宦海混饭吃的男人和官僚政客。但这群妇女不一样，她们乐于自我牺牲，而且说到做到。由于他对她们有好感，一些人就笑话他，说他是“妇女部里唯一的男性成员”。尽管如此，由于他为人热情，待人接物大方自然，和蔼可亲，因此，他初次和人们接触就深得人心。然而他也逐渐开始懂得，在中国社会生活表面客套的背后，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乔治对此尚不能应付自如，不久便被扣上了国民党“敌人”的帽子。这下子当地工合的主任可为他忙开了，他发现乔治在视察员和指导员的工作之外另有活动，直到他被调去接收双石铺训练学校这个烂摊子。该校设在宝鸡以南、巍巍秦岭中的一座村庄里，是工合为培训基层工作人员而建立的。

由于日本人不断向前推进，旱灾造成的饥荒又迫使河南人民离乡背井，大批难民从东部拥来，宝鸡这个沉睡、死寂的临

时铁路终点站急速地膨胀了起来。我遇见乔治时，已听到人们对他啧有烦言了。有人劝我想些办法，保证外籍工作人员不过问政治，上面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把所知道的积极为国民党这一派系或那一派系效劳的人的名字告诉了乔治。乔治听了放声大笑，并把他们请去吃花生米、喝茶，妙趣横生地谈笑，弄得他们皆大欢喜。但是，不久他便发现，整个情况正变得严重起来。当时人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正路，一条邪路。工合中一些比较好的领导人开始消失了，这些人都是乔治最最敬重的啊。乔治开始懂得事情并不象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他着手物色政治上觉悟较高的人并向他们求教。他们和乔治有着共同语言。我在中国走到哪里，乔治的信就跟到哪里。我们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他也已开始领略到这一重担的压力了。他学会了闪烁其词地说话，但是他的观点是清楚的。他不仅为工合撰写英文宣传材料，而且还为工合西北办事处拟信稿。有时从重庆总办事处来的一封信会使他困惑好一阵子。他等待着我回宝鸡，笑着对我说：我花费时间用秘书长的名义大写其信，发向各地办事处，又坐着卡车风尘仆仆地到那些地方视察，然后从那些办事处给我自己写回信。

早些时候，很可能是在太行山和八路军在一起时，他在旅途中自己缝了一床白色粗布被子。被子下了一次水之后变得又软又舒适。被面是农家常用的靛蓝花布。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床被子，记得被里被脚趾捅破处还打了补钉，被面一直是完好的，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稀薄了。他从河南经晋东南、陕西到甘肃，一路上将被子包裹在一块四川油布里。那时候的行李卷都是这样打的，因为最普遍的长途交通工具是载得满满的不避风雨的敞篷卡车。有一次我送他一床新被，他看了看那床旧的，谢绝了我。“我已爱上这一床了。”他俏皮地解释道。

不过他同意把他那床旧被子送出去，把棉絮弹一弹。

关于我和乔治在汉口的初次会见，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了。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宝鸡，这是我开始真正了解他的一次会见。头一天晚上，我一脚踏进他房门，见他象一名希腊运动员似地站在一大盆热水中，在身上出过汗的地方猛打肥皂。原来他在周围各村庄的合作社转了一天。他对我说：“饭后要开一个会，你知道吗？我在山西碰见两个西方人，当时我未见其人先闻其味，那股味道真冲，我注意到中国孩子们也在议论那股味道。我猜想，各人有各人的味道的，但中国人民习惯于闻他们自己的味道，我可不想让他们闻着不舒服，我们宝鸡工合最新出品的肥皂很不错呢。我们有四种牌子。你一定要试一试！”说着他把换下来的汗衫裤浸在肥皂水里，套上了一身干净衣服。他说他每晚总是到末了才洗衣服，因为晚上伙房热水供应充足。他衣柜里的全部家当是一件浅蓝色工装、两套短衫裤、两件衬衣、两件汗衫、一件毛衣和一套棉制服。“比山西的大多数战士都多，再多我也带不动了。”他说道。他显然是爱轻装、爱干净的。

我约乔治谈话，是想和他谈谈工合在抗日人民阵线中的重要作用，对他作一番鼓励。但是我发觉由于他曾在游击区逗留，加之他和领导人有过接触，所以人民阵线工作的意义在他脑海里早已经留下了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作好了思想准备。乔治很清楚，他将到一个混合组工作，他知道这项工作有它特殊的意义，毅然准备热情地从事这项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这是我们首次真正的会见，他的情况表明无须我再多说什么了，于是，我就告辞去干自己的工作了。之后，在宝鸡短暂的逗留期间，我几乎没有再见到乔治。那时他二十多岁，我四十多岁。和他同一代的人将成为他的向导和参谋。显

然他已知道应该找谁交朋友了。

当我写到二十年前的这些往事时，我想起了一千二百五十年前唐朝不朽诗人李白的诗作^①：

宋国梧台东
野人得燕石
宋人枉千金
去国买燕石
夸作天下珍
却哂赵王璧
赵璧无缁磷
燕石非贞真
流俗多错误
岂知玉与珉

不久前从赵国（今河北、山西交界处）下来的乔治当然会知道什么是玉，什么是珉。我和他的初次相遇使我对这一点深信无疑。

乔治下一阶段工作的总部设在宝鸡。这是一座难民充塞的城市。那里的工合成员有些是我们从汉口派去的。从汉口一个较大的棉织厂拆除下来送到宝鸡的成箱设备就堆放在铁路边上。河南难民的席棚一夜之间搭满了郊区。国民党卫戍部队占据了城里的许多大建筑物，在城市高处的平地上修建了机场。渭河上有一座经常为夏汛冲垮的便桥，公路干线跨过渭河通向益门镇郊区，然后过秦岭南下入四川。

^① 见《全唐诗》第5册，第161卷，第1678页《古风》。——译注

有一段铁路仍在国民党控制下，没有失陷。这段铁路从河南灵宝附近经潼关通向西安和宝鸡。另外有一段铁路通往洛阳，但从洛阳到灵宝要靠步行或乘大车。成群结队流离失所的人们被迫寻找可以糊口的地方，位于铁路西端终点的宝鸡，竟被看成是天府之国了。宝鸡山里有薪柴，加上雨水充足，蔬菜生长良好，还可望做一些买卖。人们三三两两地从宝鸡继续西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甘肃以至新疆。在宝鸡可以看到不少英雄壮举，也可以看到许多悲剧。这里有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少年儿童。忍饥挨饿的情景触目皆是，暴发户宴饮取乐的场面也随处可见。这些暴发户的崛起是令人作呕的，他们就象战时旧秩序中间开放的臭不可闻的毒花。这一切，对于乔治来说是学习新的课程的学校。